

24.05

毕节文史资料

选 辑



4

政协贵州省毕节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yt21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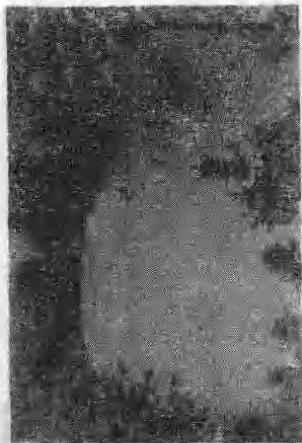
毕节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州省毕节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左图：倒天河水库，远处为大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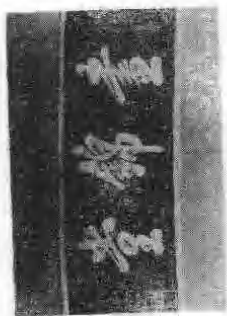
右图：水库大坝

徐陵华 摄

MH217106



左图：乾隆帝赐韩铎的“福”字匾



右图：韩铎为书斋题名并书写的匾额
县文化馆供稿（详见《砂石牌坊、
韩铎及其遗物》一文）

目 录

民主联军在毕节

.....张承业 口述（1）

我三次到毕节的经过

.....常绍群（6）

回忆民主联军毕节支队和任叔轩同志

.....糜崇习（12）

深切怀念我的三叔王培芳.....王有策（20）

资料：关于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25）

民主联军“五·九”战斗路线图.....朱宗武绘

民主联军整编加入解放军剿匪概况图.....朱宗武绘

附件.....（28）

扑不灭的火焰.....周稚九（32）

回忆陶树清同志.....宋克明（37）

陶树清领导起义的前后

.....糜崇习 周 铭 朱东风（43）

回忆“我们的图书室”	林绍铭 (49)
一九三九年的毕节农民暴动	周晋真 (53)
毕节地区剿匪中侦情工作的回忆	刘毓华 (59)
我在毕节参加国大代表竞选的前前后后	刘裕远 (68)
震惊大方山城的“白头贴子”	李奎相 (88)
毕节文史古迹:	
砂石碑坊、韩缙及其遗物	苏德江 韩秉明 (92)
蔡鏐的一副名联	胡玉辉 (97)
毕节名胜: 倒天河水库	徐陵华 (99)
周恩来同志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上的讲话纪要	(101)
读者·作者·编者:	
兰芸夫同志的亲信	(106)
宋子宽同志的更正	(107)
刘裕远: 对刘熙乙案“质疑”的说明	(108)
政协毕节县第六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	(110)

民主联军在毕节

张承业 口述 闵布扬 整理

一九四八年秋，我因在金沙搞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捕，转移到毕节。经镇雄王有能的介绍，我受云南镇雄拨机镇的王仲和（王培芳的父亲）、黄敬舆等的聘请，到该地李官营小学任教，住新任校长王有儒家，等待新学期开课。我去镇雄拨机任教并非原意，而是作为去滇东北解放区干革命的路站。

在王有儒家住下后，常常和已被聘定当教师的王方金、王有华聚会谈心，发现他们都是思想纯洁、政治上要求进步、不满现实的青年。不久，他们谈起组织“青年协进会”等的情况，并说领导人是王培芳。我也对他们否定了原来公开的：

“在家乡当保长，拉壮丁打死人，只好逃出来”的身份，自认是因为共产党“嫌疑分子”被追捕，出走到拨机的。春节前，经王有儒、王有能等介绍，和王培芳见面认识，经过多次接触，知道他原系成都华西大学乡村建设系肄业生，是年秋初辍学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春节后，接触到组织革命武装的实质问题，我问他的领导关系是共产党？民主同盟？或者是其他反蒋组织？当初，他只简单地承认有共产党的关系，和其他政党没有关系。按地下党的组织活动原则，我也就不再继续深问了。此后，我决定暂不去滇东北，留下来和王培芳一起参加和领

导当地的革命组织活动。一九四九年古历二月以后，王培芳同志两次约我到镇雄县城头镇参加他在那里主持的核心领导人会议。两次会议都在夜间，后一次会议的会址还是在城郊的一个陵园里，正式与会人员不上十人。

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和接触，我进入了以王培芳同志为发起人的民主联军的核心领导。参与制定纲领，起草宣言，决定编制，印发传单等等活动。

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暴动的枪声打响了。当天凌晨三时许，在云南省镇雄县泼机镇李官营小学的操场上，荷枪实弹的人流紧急汇合了。纵队直属队、学校支队（后合并入泼机支队）、泼机支队、凤山支队……汇集在一起，是时的政治委员王培芳同志庄严宣布：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正式成立起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摧毁蒋家反动政府的西南政权，消灭一切反动武装，解放全中国！纵队政工人员在队伍行列中穿梭往来，散发宣言、纲领、传单、口号等，最后，王培芳同志代表纵队发出命令：消灭伪泼机镇公所，打开粮食仓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随着一阵紧密的枪声，群众的欢呼声，暴动实现了。但芒部支队队长陈昭武同志，在率领支队暴动时，被暗藏的敌人枪击重伤，被敌俘获不日英勇就义。

五月九日这一天，又有常绍群、朱宗武同志组织领导的“中国人民自卫军滇黔边区第二纵队”在镇雄境内的果珠、花舛等地暴动。民卫军与我民联军领导人之间于起义前有情报联系，并商定在暴动时正式酝酿联合。

这时，敌人方面滇黔川三省的一些地主武装、保安团、正规军都纷纷蠢动起来，据侦察人员报告：镇雄县内的敌人陇承

尧、陇均府的部队已集结，贵州省毕节行署警卫营王孝传部进抵吴家屯。民联民卫两军已处于四面被围的不利地位，情况已经紧急。纵队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紧急情况下的作战方案以及和人民自卫军联合的问题。经过一整夜的会议，一致同意改选我为纵队政治委员，马西庚代司令员，王培芳改任政治部主任。会议在改选领导班子后，讨论决定了民主联军和人民自卫军实行联合的基本原则：一、联合后统一使用“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番号，人民自卫军放弃其原用番号；二、宣言、纲领等政治方针等，按原民联军制定的公布实施；三、领导组成，民主联军方面负责政治领导工作，人民自卫军负责军事指挥，纵队政治委员张尚学（即张承业），司令员常绍群，参谋长朱宗武，政治部主任王培芳，副主任陈序爵，下属凤山、泼机（学校支队并入）、芒部、花鲊、果珠、五德、威宁（包括赫章）、毕节等八个支队，各支队的领导成员不变，体制统一。

两军联合的会谈由常绍群同志和我举行，会谈结果按上述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由于敌情紧急，纵队领导决定：由常绍群、王培芳率领部队立即从敌人力量薄弱的方向出击，尽一切可能向解放区滇东北靠拢，争取健全党的领导，发展壮大部队。可是敌人截断向滇东北的路径，部队便采取夜行军的行动，转移果珠，攻大弯，进军花鲊，攻打威信，经几日激战，解放了威信（扎西）县城，伪县长陈竹鸣投降，缴获机枪四挺，其他武器约二百件。民主联军作战的重大胜利，沿途行军旗帜鲜明的反蒋宣传，严明的军纪，使云、贵、川三省的反动头目惶恐万状，坐卧不安，十万火急的紧急命令、告急电，上下纷飞，调十倍于民主联军的兵力，实行追击、阻截、围剿。由

于敌我力量悬殊，我民主联军弹药消耗殆尽，兵员伤亡失散太大，后来在瓜雄，纵队开会决定，部队隐蔽或转移外地继续活动。民主联军从“五·九”泼机暴动，到决定分区隐蔽活动，历时三个月，激战数十次，伤亡干部战士据不完全统计上百余人，辗转征战千里，牵制了十倍于我的敌军，配合了解放军的正面作战，减轻了滇黔川边区地下党、游击队的压力。民主联军的活动一直坚持到解放。各地解放时，滇黔边区的武装编入贵州毕节县大队，滇川边区的武装编入四川叙永警卫营，云南镇雄的武装参加解放军一二八团剿匪，其他民主联军同志，纷纷参加革命工作。

民主联军分散活动后，王培芳同志经过昭通，进入滇东北解放区工作，并在那里参加地下党；朱宗武同志去四川叙永找川南地下党联系；常绍群同志经金沙、石阡向湖南去找解放军。

我根据纵队的决定，和马西庚秘密由毕节，经威宁，转昭通，去滇东北解放区，尽快向那里报告情况，取得联系和支援；如有可能先在毕节发动武装行动，配合民主联军主力作战，分散吸引贵州方面的敌军，破坏敌人的包围圈。马西庚同志和我先到毕节海子街，找到曾去泼机和民主联军联系过的周令中，当夜会见与周有联系的十余名绿林弟兄，又和周令中的叔叔、毕节县参议长周骊飞会见。根据情况判断，在毕节发动武装暴动还无条件，我们立即执行去威宁、转昭通到滇东北解放区的计划。行至毕节丫关，我被伪军罗广文部拉夫，和马西庚失散，所带的川资也被搜劫一空，不得不暂时折回大方亲戚处暂住。后来筹集路费复转毕节，取道母享至果珠追踪民主联军时，部队已分区隐蔽活动，无法探悉部队的行踪。马西庚同志几经转折，绕道昆明之后才去滇东北，参加了游击队。

关于毕节支队的成立及工作情况。“五、九”暴动打响后，约在十二日左右，由毕节弘毅中学高中学生任叔轩带领钟绍奎、钟学诗、周令中（弘毅教师）等到拨机找到原与任叔轩密切来往的王培芳同志，说明他们是代表毕节一批有组织的革命青年和学生，前来联系参加民主联军暴动的。毕节支队已组成，请求派军事干部并给武器补充加入民主联军行动。纵队领导经过讨论，责成我会见他们，并随机全权处理。任叔轩等告诉我，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团体，有学生、社会青年和农民参加，骨干和积极份子任叔轩、糜崇习、钟绍奎、秦心诚、钟学诗、刘世瑜、陈序德、徐良杞、谢代元、谢琳、朱德川、糜崇授、刘世修、任贞义、常履恒、孙伏光、孙兰、乔孝礼等，并且有参加郎岱“三·三”暴动的骨干吴应杰同志单线和糜崇习联系，作政治指导。周令中说，他自己有几支枪，还联络有数十名绿林军，并说他的叔父、毕节县参议长周骊飞亦愿与民主联军合作云云。根据这种情况，我同意他们以任叔轩、糜崇习为主要领导，成立毕节支队，钟绍奎、秦心诚也参加支队领导工作。当时纵队派不出军事干部，也无武器补充，要他们留下任叔轩在纵队随军学习，其他人回毕节转告糜崇习和其他同志，布置他们积极扩大队伍，收集情报，搞武器弹药、医药和必要的日用物资，作好接待护送伤病员就医，接待潜来的工作人员等。此后，毕节支队出色地完成了上述任务，曾运送手榴弹八十枚，子弹几千发，弹药两袋，安置掩护前线指挥马元清同志的爱人，掩护送来的伤员就医，伤愈安全归队。民主联军分散活动后，又保护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序爵等同志隐蔽活动。毕节解放时，还组织联络好的武装，在野鸡河袭击溃逃的伪县长吴庭方带领的敌军。

我三次到毕节的经过

常绍群

我是原国民党军队的将级军官，抗战后，因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不满，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昆明组织反蒋武装活动，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被捕，押解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刑庭。南京紧急疏散时始准保释放，准备回老家镇雄。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和同来的越南共产党员阮雄一起，来到贵州毕节，住在毕节城里大横街“君再来”旅社。此时有三胞兄堂内弟朱宗武（是国民党五十八军的一个副团长，在河南起义后参加爱国军人同盟），由解放区派回家乡搞策反工作的。还有一个校级军官马元清及其妻子廖子清同来。由于朱宗武和我是亲戚关系，在言谈中流露出反蒋情绪，因而相互交出反蒋的底。随后有镇雄芒部镇青年任叔轩来找我。任叔轩当时在毕节私立弘毅中学念书，他认得朱宗武，其伯父任建勋，也是我的好友（以后参加了“五·九”暴动，任秘书职）。他大概听其伯父讲过我是因反蒋在南京坐过牢的人，所以特来看我们。他来时还约一个叫糜崇习的同学一齐来。糜崇习这个青年器宇轩昂，脸方眉浓，从言谈间，看出此人年纪虽轻，但有一定的见解，对当时国共两方的优劣分析较好，使我一见如故，畅所欲言。当时我们一致认为蒋介石祸国

殃民，掀起内战，已把国家民族推向绝境，今天只有共产党才能担当得起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们只有拥护共产党，共同打倒国民党，才有我们的光明前途。任叔轩此时毫不隐讳地向我们说了镇雄已有青年教师王培芳、唐光勋等人以教书作掩护，积极组织反蒋武装活动的情况和他们已与王等有联系，并说你回来就更好了。次日任、糜两人又约我们去毕节的灵峰寺，我谈了一些今后要他们在毕节如何活动的办法，同时讲了自己准备回镇雄组织武装斗争。不几天，我就回到镇雄老家了。

回到镇雄后，我和朱宗武联络了镇雄县常备中队小队长严纯武等人，并到湖广街二小找王培芳密商。但我顾虑在镇雄目标大，多数人知道我是戴起红帽子去南京坐牢的，万一我再活动就会出问题。于是我同朱宗武商定让他一人在镇雄、威信一带活动，我去毕节潜伏遥控，并亲到贵州、四川边境开展工作。因此，我即带起朱明万、张邦治、朱德麟、宋复盛等人前往毕节，仍住大横街“君再来”旅社。到毕节后，我立即拜访了周素园老先生（抗战后，周老由延安回到昆明时，我们见过面），向他详述反蒋的意图，希望周老告知贵州地下党的情况。周老说，贵州地下党组织他不知道，只了解秦天真是地下党，但此人早去延安了。不过他认为秦虽不在，秦的家庭是好的，是可靠的落脚点。于是我去找糜崇习，和他谈了镇雄情况之后，就由他带我们去秦家，遇着秦的长子秦心诚，知道他已高中毕业。秦心诚长得聪俊，有见解，和我谈得拢，他母亲也很贤淑。我就和秦家母子商量住在他家开的大川堆栈，以普通商人身份潜伏下来。此后，秦心诚成了我们的伙伴，参加我们的活动，并同糜崇习联系。与此同时，秦家又介绍大定县归化乡小学校校长郭家庆同我认识联系。此后，我也曾到四川叙永

找寄居叙永的威信县有武力的郑友渔联系，也曾到大定归化找郭家庆，策动他的胞兄郭家伦参加（因郭家伦是归化乡乡长，家里有部份私枪及一些乡丁），郭家弟兄承认成立一个大队（只我一个人知道）。又由牟麟轩、彭仁和去毕节阴底组织武装活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了西南，镇雄的同志急不可待，接我回镇雄主持暴动事宜。在此以前，我和糜崇习、任叔轩、秦心诚等人谈过，要他们今后以干革命为主，以读书作掩护，不读书就掩护不了他们的地下活动，等毕节的武装斗争公开化的时候，他们才拉出来干，该离开学校时才离开，切莫轻举妄动。

我回到镇雄，住果珠乡鱼洞朱怀才家，集结了附近的一些联络好的武装，即于五月九日在果珠乡举行暴动。王培芳等在镇雄县的泼机镇李官营暴动；陈应嵩、陈序爵、何佩越等人都在各自活动的地区暴动。约定五月十一日齐到泼机会合。

暴动前夕，我们派人通知了毕节的参加人员前来商量，任叔轩带领钟少奎、钟学诗、周令中等于五月十一日来到泼机李官营，与张尚学（即张承业）、王培芳等人见了面（此时我还在白鸟途中）。据张、王后来向我说：在这次暴动刚开始的时候，把任叔轩暂留在纵队部工作，熟悉一下情况较好，其余的人回毕节准备。等攻下镇雄后，调一部份武装过毕节，协助毕节建立武装组织，开展毕节方面的武装斗争，到那时也把牟麟轩、彭仁和和阴底组织的武装归入毕节的武装组织。至于毕节方面的活动，由于糜崇习是本地人，情况熟，作用大，决定糜崇习在毕节负责各方面的联系等。同时，王培芳同我谈，他和张尚学已同意任叔轩等在毕节建立地下的毕节支队，当时我

和朱宗武听后都表示同意，并同王培芳等商量决定以任叔轩任毕节支队长，糜崇习为支队教导员，秦心诚负责支队后勤工作和情报工作，钟绍奎负责农运工作，均由任叔轩转达糜崇习等人。

“五·九”暴动前后，糜崇习们对民主联军做过些什么工作：

1、组织武装活动期间，据王培芳、周祖义对我讲过，糜崇习带过一些革命书籍到镇雄给参加活动的青年教师、学生们阅读，起到了武装思想的作用。后来在行军中，我也看见王培芳还携带一本没有看完的《联共（布）党史教程》。

2、我军攻下威信县城后，弹药困难，我们即派任叔轩携带大烟三百两到毕节，同糜崇习商量换弹药。我记得他们派人运来几箱步枪子弹，几十枚手榴弹，两口袋弹药；第二次是由牟麟轩率领阴底大队带来，殊到果珠乡时，朱怀才部正被敌人围攻，阴底大队也被截击，把子弹打完了，没有送到纵队（此事在毕节解放时，我到毕节和糜等见面时听他们说过）。

3、我部被反动军警压力过大，被迫化整为零，潜伏活动时，我们把几个重伤伤员和陈序爵、周仁泰、廖子清（马元清的妻子，在镇雄教中学，因参加活动而离开学校的）等人布置到毕节隐蔽。据事后他们和我见面时，都说糜崇习对他们的掩护出了大力。

4、化整为零时，我通知毕节支队（包括阴底大队）必须坚持斗争，相机打击敌人。毕节解放时，我随解放军到了毕节，得知任叔轩、糜崇习等毕节同志是按照我们的部署在地下坚持斗争的。他们在学校里把隐藏在学校的大特务陈文彬（在校名义上任教，实际监视进步学生）以他教不好书为由，罢他

的课。后来任叔轩被捕，就是陈文彬亲自下手抓的，直到任之被杀，也是他主张干的。

5、当毕节即将解放时，伪县长吴庭芳率领该县营备中队逃往毕节、纳雍交界的野鸡河时，毕节地下支队的谢代元、谢琳等同志将已组织的几十名武装同阴底大队近百人的武装、由牟麟轩（阴底大队指导员）、谢代元、谢琳等带领，袭击伪县长吴庭芳，夜间冲入敌营，双方展开一场激战，我军阵亡战士二人，击毙敌兵一名。敌不敢恋战，边打边退出野鸡河地带，向纳雍方向逃去。

毕节解放后，毕节地委、专署为任叔轩同志举办追悼会，毕节党、政、军、学、民均参加，我和陈序爵、朱宗武、王有洲、朱明万、赵明辅、尹荣书等亦到会吊唁，送了挽联，周素园老先生在会上致了悼辞，备极哀荣，我们不胜感谢！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奉毕节地委、专署、军分区的指示，将毕节部分武装——阴底大队，由朱宗武带到县改编为毕节县大队，由彭仁和任大队长，牟麟轩任指导员，陈常智等任中队长、小队长，毕节地下支队的同志均纷纷出来参军或被政府吸收参加党政机关工作，直到现在。

我为了抢救历史，趁我健在的时候，把我们民主联军的历史，其中亦把毕节地下支队及阴底大队的活动情况写了进去。现在我特将毕节地下支队及阴底大队的部分，仅就记忆到的写出来，以供毕节党史、地方史、地方志参考。至于大定归化乡郭家庆弟兄在我策动后筹建的归化大队，在“五·九”暴动后，任叔轩来镇雄时，我已把归化乡郭家庆弟兄筹建一个大队的情况面告了任叔轩，并叫他转知糜崇习同志。解放后，我回到毕节，郭家庆向我汇报了筹组归化大队的情况，糜崇习同志

也许郭家庆弟兄已掌握了一批武装，因没有我们的命令，没有公开活动。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

（编者注：常绍群同志是原滇黔川边区民上联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现任云南省参事室参事。）